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71

13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七十一届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11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巴索勒先生(副主席)

(布尔基纳法索)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28〕

(a) 秘书长的报告

(b) 决议草案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423/A

下午3点35分开会

议程项目28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秘书长的报告（A/40/709）；决议草案（A/40/L.11）；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0/867）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之前，我想建议，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登记将于明天中午结束。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同意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首先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他希望介绍A/40/L.11号决议草案。

雅各布·汗先生（巴基斯坦）：自从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以来，大会讨论阿富汗的悲惨局势已经是第七次了。苏联破坏了阿富汗的独立，侵犯了阿富汗的领土主权，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蔑视。

阿富汗过去曾以自己的中立地位而自豪，并被认为不结盟的模范，自从苏联入侵以来，阿富汗陷入了苦难和危险混战之中。在侵略部队和英勇的阿富汗自由战士之间，战斗变得日益猛烈。无论是加强侵略部队的力量还是改善它们的优良装备，都没有使人们相信迅速军事解决的谎言，它被英勇的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揭穿。阿富汗人民仍未被征服，而且仍然不可征服，他们争取自由的坚定意志将确保他们的最终胜利。

同时，尽管外国武装部队军事解决的企图遭到挫败，他们继续蹂躏独立人民的美丽家园，威胁整个西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动摇了世界安全的基础。

由于外国军事干预的不断扩大，以及它引起的内战危险，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已被排除，因此必须进行政治解决，途径可以通过秘书长进行的外交努力，这一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反应在国际社会对大会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各项决议的日益广泛的支持中。

外国记者最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阿富汗，对那里的形势作了大量报道，这些报道突出了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民族性质，也描述了外国部队企图消灭阿富汗抵抗运动而采取军事行动的残酷性。他们的图片和扣人心弦的报道描述了摧毁数百上千的村庄、烧毁庄稼、以及对广大地区狂轰滥炸的情况，对此，我们中有谁能无动于衷呢？根据某些估计，大约有一百万阿富汗人已丧失生命。大约有五百万阿富汗人——几乎每三个阿富汗人中就有一个——被迫离开家园，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避难。这场解放战争的人道问题真是令人震惊。

尽管受到了六年的压迫，英勇的阿富汗人民仍未向高压统治投降，他们也不允许在喀布尔的政权巩固对阿富汗的统治。喀布尔的政权只是控制着苏联军队出现的城镇和基地。尽管进行了无休止的征兵，阿富汗军队的逃兵使部队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数。占领军认为阿富汗军队是他们的负担而不是帮助。根据最近新闻界的报道，甚至是苏联的士兵——由于没有完善的动机、荒凉和冷酷的充满敌意的环境严重地腐蚀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已经对这场冲突感到厌倦了。

相反，阿富汗抵抗力量在抵抗敌人进攻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并受到鼓舞。今天，他们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战争中的火焰中得到了锻炼和加强；他们的士气由于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而得到加强；他们控制了阿富汗境内的整个农村。

苏联已开始一项新的计划，即通过把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年青人送到苏联来获得阿富汗人的支持，他们的希望是培养新一代顺从和软弱的阿富汗人。这些措施——苏联化运动的一部分——的目的是破坏有几十世纪演变下来的伊斯兰传统和文化模式，这些措施只能加剧阿富汗民族的反感和抵抗，并加强了他们抵抗外国强加一种生活方式的决心。

阿富汗问题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直接地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环境和稳定造成了影响。这个问题还具有严重的全球性的影响。苏联一位高级外交官曾经说到和平

是不可战胜的。当阿富汗的危机加剧了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时，这个格言的真理现在显得这样恰当并明确。同样明显的是，对于这个问题采取有原则的政治解决办法将会减缓东西方紧张局势并促成可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气氛。

苏联干涉阿富汗对小国和中等国家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些国家为维护建立在尊重《宪章》原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以及他们的安全和主权完整寻求保证。如果在阿富汗的军事干涉继续存在而不受反抗的话，小国和弱国的安全和自由就只能听从强大的邻国的摆布了。正是为了维护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小国和中等国家强烈反对苏联干涉，并在不同的国际论坛上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坚决的立场。和平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将会使各国对法律的制度的信心加强，并遵守国家间行为的原则。

从政治上、道德上和法律上来讲，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与六年前一样都是没有道理的。所谓根据喀布尔政权的要求派驻军队防止外来干涉的借口与干涉的情况根本不符。1979年圣诞节前夕，10万苏联士兵未经宣布进入阿富汗，立即清除阿明总统以及培植了喀布尔政权——它是苏联带来的，这一些都向世界说明了苏联行动的真正本质。自那时以来，全国范围的反对干涉部队、以及反对强迫阿富汗三分之一的人口离开这个国家的斗争都清楚地说明了军事干涉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合法的这种论点是荒唐的。大会作为国际社会的真正的发言人，明确地指责了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并呼吁立即撤军。自从大会在1980年1月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以来，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多次要求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并敦促采取能够使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政府形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不受外来干预或统治的解决办法。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伊斯兰会议在他们的决定和决议中强调尊重这一同样的原则。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信条是提高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水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支持弱小国家的事业，苏联应当对国际社会就阿富汗问题所作出

的呼吁反应敏锐。它企图在阿富汗实行军事解决办法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公正的和政治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根据这种解决办法，阿富汗人民计划他们国内事务、不受外来压力的权利应当得到保证——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人——特别是巴基斯坦人——会要求，这种解决办法应当忽视苏联的合法利益。

我要补充这一点，即巴基斯坦一贯重视与我们的邻国、包括苏联的关系。作为不结盟国家以及对具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合作概念保持坚定信念的国家，我们一贯努力发展我们与苏联在所有领域中的联系。

巴基斯坦有一切理由要求公正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些是我们与阿富汗人民的紧密和从历史上形成的亲密关系；这也是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关心；事实是作为一个邻国，巴基斯坦本身就是苏联在阿富汗进行干涉的一个受害者。

不可摧毁的地理上的联系、共同的历史和多年来形成并得到加强的光荣的精神和文化遗产把阿富汗人民和我们联在一起。阿富汗人民的自由就象我们自己的独立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认为阿富汗的和平和稳定是我们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条件。

在阿富汗境内的冲突造成了对我国西部边境的具有威胁性的局势，这是由于成千上万的外国军队的占领而造成的。仅仅于今年，就发生了二百多次入侵我国领空与领土的事件，造成了大量无辜生命的死亡和财产的损失。5月，在一次标有阿富汗标记的飞机轰炸中，巴基斯坦边境村庄斯维尔就有11个无辜的人被杀害，32名受伤。

这种不可忍受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全巴基斯坦的义愤。然而，我们表示了耐心，而我们做出的反应仅限于告知秘书长，并通过他将这些挑衅行为告知国际社会，假如这种行为得不到制止，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些错误地认为我们会在打击下投降的人应当了解，巴基斯坦人民决不会在威胁或恐吓面前屈服，也不会放弃他们决心维护的原则立场。

外国军队入侵阿富汗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大约有500万阿富汗人逃出他们的国家，有300多万人现在正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分担了这许多在镇压下逃亡、被迫在我国寻求庇护的阿富汗人的痛苦。除非造成他们逃亡的侵略得到制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将不能回到他们的家园，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

因而，巴基斯坦真诚地坚持一个遵照原则而实行的公正与全面的政治解决。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他的私人代表科尔多维兹先生一道进行了努力。我利用这次机会表示我们真实并赞赏秘书长和科尔多维兹先生所做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努力，他们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毫无疑问，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工作，在直接谈判方面取得了进展。保持这种动力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回顾一下，在这个谈判进程的开始，秘书长已经概括指出了全面解决办法的四点因素，即：撤出外国军队；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的国际保障和让难民自愿回归他们的家园。根据这些因素，一个全面解决办法的文本已经逐步形成，制定了解决办法的内容，四项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规定，包括执行时间限制。人们还达成谅解，为了确保难民自愿和不受阻碍地回归家园而进行安排的准备工作应当立即进行。

这是一种机动灵活的措施与建议，表明了巴基斯坦修改了它的优先事项，表明了我们进行谈判的态度是要将撤军这个中心问题置于一边，而首先讨论解决办法中的其他因素。

本着同样的精神，今年5月，我们接受有一套四个分别的文件取代综合全面解决办法。这四个文件已由秘书长在他1985年10月7日的报告中（A/40/709）中予以列举，它们是，关于不干涉与不侵略的双边协议；关于国际保证的一项宣言或数项宣言；关于难民自愿回归的双边协议；以及一项即将制定上述各项文件之间相互关系和根据即将由阿富汗和苏联之间签订的协议而解决撤出外国军队的文件。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明确地指出的那样，头三项文件已经通过直接会谈得到了成

功的制定。我们希望，在1985年8月的一轮会谈中，第四项包括了撤军时间表的文件能够得到讨论。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喀布尔方面坚持要求改变会谈的组成，认为这是讨论这一文件的先决条件。

巴基斯坦认为这种要求是无理的。四个文件中有三个已经通过直接会谈得到制定，而这一方却无理地坚持，第四项文件应当通过一种改变的形式进行谈判。假如真正具有达成政治解决办法的愿望，这项要求就不可解释。人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喀布尔方面再次采用了拖延手段，阻碍对撤军这个中心问题的审议。

在谈判进入讨论有关撤军问题文件的关键阶段提出改变谈判形式确实是令人感到遗憾的。这一要求显示出喀布尔的政治动机，是要通过日内瓦谈判进程获取国际承认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而不要审议，甚至是讨论撤军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完全拒绝喀布尔这一要求，这只不过是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同谈判的意愿与目的，即一个最终的正式解决完全无关。

抵消了整个日内瓦谈判过程中所取得进展的这个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时间规定。巴基斯坦和联合国一再呼吁外国军队的撤出，表示不能接受不解决撤军这个中心问题的解决办法。现在，由秘书长所概括的有关解决办法的其他因素的文件已经差不多制定，谈判就必然要集中注意力于撤军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对第四项文件的审议将尽快在下一轮的直接会谈中进行，以便最终制定关于撤军时间这个中心问题的文件。

我们保证遵守谈判的信誉，限制自己不讨论更具体的问题。然而，巴基斯坦完全同意私人代表所提出的谅解备忘录和各种文本，只要这种步骤看来是必要的，是有益于谈判进展的，以便向联合国会员国澄清它们的状况。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外国军队继续占领阿富汗是严重违反《宪章》的原则以及普遍承认的各国间的行为准则。它等于长期蔑视联合国的行径，损害人们对于联合国的效率和信誉的信任。相反地，根据上述原则尽早解决这一问题将能够提高联合国

的威望和权威，加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6年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对于外国干涉阿富汗所出现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局势表示关切，并呼吁外国军队从该国撤出。只要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人们就应该再次坚决地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重申这一呼吁。

联合国大会也在其决议中列举了从政治上公正和全面地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原则。这些相同的原则也再次列入到题为“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影响”（A/40/L.11）的决议草案之中，我现在代表46个提案国介绍这一草案：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孟加拉国、文莱国、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群岛、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多米尼加、埃及、斐济、冈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卡塔尔、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泰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扎伊尔和巴基斯坦。

从内容上看，该决议草案与一年前大会所通过的39/13号决议相同。因此，该草案反映了一个有建设性的办法，强调有必要争取一个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陷于无意义的争辩之中。正如联合国大会在过去所通过的决议一样，该决议草案也列举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无懈可击的原则，外国军队立即全部从阿富汗撤，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阿富汗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并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颠覆、威胁或限制的情况下选择他们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并且为阿富汗难民自愿、安全和体面地返回他们的家园创造必要的条件。

除了为取得公正和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而确定这些原则之外，该决议草案还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尤其是他为了寻求这种解决办法所倡议的谈判进程。秘书长所倡议的外交进程应该要坚决地继续进行下去。联合国大会对于在目前的紧要关头进行

这一外交进程的坚决支持无疑地将促进在根据原则取得公正和政治解决办法中的进展。

最后，决议草案还谈到阿富汗问题的人道主义问题，它呼吁建立必要的条件，使得阿富汗难民能够自愿、安全和体面地返回家园，它重新在联合国大会呼吁所有的国家，各国的国内和国际组织继续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济援助，以便减轻阿富汗难民的痛苦。

目前在巴基斯坦的3百多万难民对于我们经济的发展以及有限的资源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为了履行我们人道主义和伊斯兰的义务，我们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向这些不幸的人们提供生活基本用品，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感谢友好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总署和世界粮食总署，它们每年为了向阿富汗难民提供救济和帮助，都要捐助大约一半的费用，约2亿美元。现有的资源不足以保证这数百万无家可归的人的生存，他们的困境要求人们给予更大的关切和救济。然而，拯救这些难民的真正办法在于公正地解决阿富汗问题，因为这将能够使得他们自愿返回家园。

上个月，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从四面八方来到纽约，这是有史以来世界领导人的最大一次聚会，他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他们重申了对于这一世界组织的信念，并承诺要支持《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宪章》所倡议的权利之中，作为首要的权利是各国人民的自由和自决的权利。这一基本权利却继续在阿富汗受到侵犯。

今天正当大会开始审议阿富汗问题之时，人们再次要求联合国的各个会员国支持这一组织的原则。各会员国对于A/40/L.11号决议草案的支持将能够明确表明联合国大会将不会在任何违反《宪章》原则的情况下保持缄默。这一决议草案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所表明的道德力量也将促进尽早实现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基础上的公正和政治解决办法，并将能够得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再次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看到大会被拖入这种毫无道理、毫无理由和非法的做法长达6年之久，感到深为不满和遗憾。

根据《宪章》第二条第7段，目前这场辩论很明显是对一个成员国的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以及它们在当地的反动盟友利用这种混乱局势，以及就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所发生的事件故意制造的歇斯底里，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宣传战，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及其国际主义的朋友大肆进行造谣诽谤。

在这6年中，美帝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歪曲阿富汗的事实，歪曲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性质。

在大会前几次有关所谓“阿富汗问题”的辩论上，我们已经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们举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美国对于阿富汗形势的断言是错误的。

美国及其走狗所提出的论据的主要一个前提就是这样一个神话：它们说反对阿富汗的武装活动是内部的、自发的行动，不存在任何针对阿富汗的侵略或侵略威胁，使阿富汗采取集团防卫。

美国及其同伙从1978年4月革命开始直到标志着新时期开始的1979年12月27号革命整个这一段时间都不遗余力，企图否认在此期间发生的关键、重要的变化。

那些注重事实的人在过去的过去有足够的时间来查明在阿富汗政府要求苏联进行军事援助以前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民族民主革命于1978年4月27日成功，这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种因素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这些因素的数量上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阿富汗社会性质的质量上的变化，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我国劳动人民斗争的先锋，代表着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各种理想和希望。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通过一场真正的革命掌握国家权利的。这场革命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

该党从执政以来就走上了执行期待已久的民主改革的道路，这是阿富汗人民几十年来斗争的目标。

这场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废除几个世纪来统治着阿富汗的封建和前封建阶级关系的物质基础。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令人震惊的社会条件，并代之以一种进步的、公正的和繁荣的社会，这是我国革命政府的紧迫目标。

革命变化的中心就是土地和水利改革，它的基础就是民主和正义的原则，这场改革是在阿富汗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下进行的。

为了割断农民对前封建地主及高利贷者的依附，我国政府取消了一切由这个不公正的高利贷制度强加给农民的债务。

同样，占阿富汗人口一半的阿富汗妇女被给予了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

由于过去暴政和压迫性的政权故意推行的政策，使我国 95% 的人口成为文盲。为了克服文盲和无知带来的邪恶，在我国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全阿富汗根除文盲现象。

在为所有的阿富汗人提供健康服务、住房、工作和社会保障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在阿富汗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里进行这样一场根本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因此而失去剥削手段、失去传统特权的人感到不满，大会上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一点感到意外。

很自然，前统治阶级的某些人企图进行抵抗，抵制进行这种危及到他们个人利益和统治的变化，但是我国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得到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场革命的潜在反对者只有顺应历史潮流。

但是，对于这一阶级中的另外一些人来说就不是这种情况。这些人因为在过去犯过罪，害怕人民进行报复，所以决定逃离这个国家，带着一些他们忠实的奴仆逃到了巴基斯坦和伊朗。

这些在逃罪犯在国外远离我国人民铁拳的地方开始了他们反革命、反阿富汗的运动。这给美帝国主义、中国霸权主义以及巴基斯坦反动军事政权提供了一个机会，大大加强它们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干涉。

这些力量在过去一直企图把阿富汗拖入它们军事和战略的轨道，制订了详细、具体的计划，组织并策划阿富汗人内部的政治纠纷。

正如美国杂志《反间谍》在1983年9到11月份一期中所写的，“在50年代初期策划建立‘部落反叛’，70年代初期实际建立有5千人的反叛军队之后，对于美国、巴基斯坦以及它们的盟友来说，从1978年到现在支持反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伊斯兰反叛’只不过是很小的一步。”

1978年6月，一个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讨论会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讨论阿富汗革命问题，以及它对美洲的影响。讨论会上通过了一项决定，全力支持反革命的力量。美国中央情报局被赋予组织、武装、训练阿富汗反革命者，以及给他们提供装备的任务。

在执行这项任务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中央情报局一直进行全面的合作。整个活动一直保持高度机密，后来，在1979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伊斯兰堡工作的约瑟夫·里根和巴基斯坦中央情报局的头子拉德霍尔·阿拉姆举行了会谈，对这个活动计划进行了修改。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权利与原则》中谈到了1979年4月特别协调委员会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细节，该委员会是属于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他写道：“我通过特别协调委员会说服人们接受一项决定，即对反革命的阿富汗人要更富有同情心……”。布热津斯基故意不明确要加强的“同情心”的性质。

但是，他承认物质援助的渠道是1979年期间建立的。1979年9月他说关于阿富汗的战斗，他“与沙特人和埃及人进行了协商”。12月中期——仍然在苏联的有限军事部队进入以前——特别协调委员会批准“继续表明我们同情阿富汗自由战士”的呼吁。

其他消息描述说在革命的新阶段前，中国也介入了对阿富汗的反对。根据加拿大的一个杂志，美国毒品执行官员在1979年早些时候在巴基斯坦碰到了一小组令人怀疑的中国人。美国官员担心这些中国人是来自香港的海洛因贩卖者，他们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采取行动。巴基斯坦回答说中国与毒品没有关系应该不要管他们。然而，非官方的消息说，巴基斯坦官员承认这些中国人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巴基斯坦领土训练阿富汗叛乱分子。

在1978年4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周后，大量的钱和军备开始流入反阿富汗分子手中，小型的武装雇佣军开始组织渗透到阿富汗。

令人注意的是对阿富汗内政的武装干涉是1978年5月从其出尔反对挪利斯顿开始的；后来又进入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直接接壤的村庄和城镇，后来又进入阿富汗国内的其它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这些反革命进攻以前，在整个阿富汗根本没听到任何枪声，更不用说对政府的武装抵抗了。

因此，阿富汗遭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革命的持续升级的武装侵略和不宜而战的战争已经几乎7年半了。

那些罪犯们公开地敌视阿富汗的革命，他们征兵、组织、训练和武装阿富汗反革命雇佣军，然后把他们派遣到阿富汗领土进行破坏和谋杀活动。

通过强迫边远村庄的人民和边界地区的居民放弃他们的家园，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军开始在边界地区增加难民，以便从他们中间征收进行武装侵略所需要的人力。

一旦这些难民离开他们的家园完全依赖巴基斯坦官员的援助,他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当局和反革命首领的要求和压力。这一事实得到各方面消息的证实。

美国难民委员会在其1985年1月的期刊中说“当难民来到巴基斯坦,他们大部分都出示与援助小组有联系的证明,然后在阿富汗难民主要官员处登记”。

事实上,所谓的难民营成了反革命的军事和训练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1984年12月26日《华尔街日报》重复了许多其他消息所证明的事实

“关键是难民营不再是难民的东道主,而具有双重的作用,是游击队的休养生息的地方,也是征兵的中心。有些阿富汗抵抗组织甚至组织了它们自己的‘单身营地’,在这里游击队得到训练。其他抵抗组织成立了男孩营地,在这里积极培养下一代游击队。”

引证继续:

“革命前阿富汗政府特别部队司令官现在管理着一个游击训练营……他要求对所在的地方保密……他给游击队粮食,以换取他们答应跳火坑、爬绳子、在他所设计的障碍下匍匐前进。他把最好的游击队分开来进行专门的训练——教他们迅速谋杀和生产燃烧弹。在离白沙瓦不远的华沙克营地,500名男孩子被标榜为下一代的游击队……他们住在营地直到他们达到战斗的年纪。”

《纽约时报》写到:

“在男人中,难民与游击战士的区分是很巧妙的……他们在边界的营地重新提供他们自己和访问他们的家园以后,许多那些所谓圣战者逃回阿富汗恢复战斗”。(《纽约时报》1984年12月20日, p. A2)

美国电视网络1984年12月26日确认“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已经成了男孩子和青年人的军事训练中心”。

通过各种办法，美国、巴基斯坦和其他反革命的支持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企图使他们的匪首团结成一个组织，以便为他们获得合法的地位。

1984年11月发表在《穆斯林世界团结日刊》上的一个采访，在回答关于他是否努力使反革命份子团结起来的问题时，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齐亚哈克将军说，

“我们在这样做，而且获得了成功。四年前，只有30个组织。今天基本上已经有7个党和两个组织……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团结它们，至于需要多少时间那是没有关系的。”

1985年9月4日《华盛顿邮报》承认

“在主要支持者的强大压力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美国——阿富汗游击队成立了一个联盟……这些组织既是政治党派又是军事组织”

随着革命的胜利前进，我们的敌人对反革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增加了许多倍。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面临着我们邻国，主要是巴基斯坦不断升级的大规模侵略的危险，我国政府几次努力使这些国家的当局相信它们继续干涉我们内政对我们未来的双边关系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切和平和外交手段，以便采取迅速的步骤，因为我们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不断恶化，其原因就是对我国内政的继续武装干涉。

在1979年7月的某个场合，齐亚哈克将军（那时他是巴基斯坦军管法的行政官）对以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道斯特为首的阿富汗访问代表团说保护阿富汗的边界不是阿富汗邻国的责任，他国的内部因素不会允许他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来有效地停止反革命分子使用巴基斯坦领土。在这同一场合，阿富汗被邀请采取其认为合适的措施来保护其边界。

我们一贯呼吁我们的邻国采取更理智和克制的态度，在这些呼吁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的时候，在外来武装干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得不坚决地重申其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要求。

根据各种定义和解释，特别重要的是大会对于侵略的定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所遭受的都不能说不是侵略。1974年12月14日大会在第3314(XXIX)号决议附加文件第三条中宣布：

“任何下列行动，无论是否宣战……都构成侵略行为：

“派出或代表一国派出武装小组、集团、非正规军或雇佣军对另一国进行武装行为”。

在面临外来侵略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有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利来单独或集体地保卫它自己。

我们要求和接受这种援助的决定是完全符合并且仍然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符合联合国有关决议，1955年《万隆宣言》第5条原则，以及阿富汗和苏联于1978年12月5日签署的友好睦邻合作双边条约第4条。

大会就国际法原则所通过的几十项决议证明对于阿富汗的武装干涉行为是侵略行为，因此是不能允许的和不能接受的。

同样，联合国决议承认并确认了在侵略面前获得援助的权利。例如，安全理事会1976年3月31日第387(1976)号决议特别提及

“每个国家在行使主权时有固有的和合法的权利要求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获得援助”。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最高当局和苏联明确地形容了苏联给予阿富汗的无私和兄弟的军事援助。一旦引起这种援助的原因停止存在，一旦国际保障可靠和有效地保证这些原因不再出现，也许就不再需要这种援助了。

我国人民的敌人不但没有停止他们对于我们内部事务的武装干预，相反，他们却大大地扩展了干预，使得它上升成为一场全面的不宣而战。如1985年2月7日《华盛顿邮报》所说的，“这已经成为一场经常往来的战争”。

据1985年10月10日的《洛杉矶时报》称，

“游击部队……穿梭于阿富汗的乡村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之间”。

1984年11月28日的《纽约时报》说：

“这个财政年度已经拨款2亿8千万美元对阿富汗暴动者进行秘密军事援助……这些美元将主要被用于从向中国、埃及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中购买苏联制造的武器。……然后，这些军备将运往巴基斯坦港口。在那里根据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所达成的协议，这些物品将由巴基斯坦负责运往白沙瓦和其它地区阿富汗暴动领导人的手中。然后再由这些领导人送到游击队手中……”。

1984年12月10日一期的《时代周刊》在谈到

“中央情报局给阿富汗战士提供军备和物品已经不是秘密”的同时，透露所提供的新的基金

“比去年向尼加拉瓜行动提供的2千4百万美元的10倍还多”。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也确认1985年拨款2亿8千万美元，同时又谈到自1979年以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反革命分子提供的军事援助的全部价值为6亿美元。在1984年12月26日播出的这个节目上出现的美国参议员戈登·汉弗莱一再承认：

“我们年复一年地增加拨款……开支达几亿美元”。

1985年1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中央情报局对于暴动者的秘密援助……在阿富汗已经增长成为越南战争时期以来美国的最大秘密行动。……这占了中央情报局每年秘密活动开支的80%。……此外还有中东和亚洲的三个其它国家提供2亿美元。加上这些钱，每年向阿富汗暴动者提供的援助将达到5亿美元……”。

引证继续说道：

“有人谈论说下个财政年度暴动者可以使用6亿美元。……到今年年底，美国提供武器、弹药、医务、医药供应和食品开支的计划据估计将负担20万至30万职业和业余起义者。”

1985年2月7日的《华盛顿邮报》更清楚地谈到了对于这场不宣而战的武器供应方法。它写道：

“游击队领导人拒绝谈论向大约20万职业或业余起义者提供足够供应的运输线的详细情况，但是美国情报人员却形容它是一种各种手段的混合，目的是掩盖与美国政府的直接关系。……据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阿富汗流亡者们从埃及、中国和以色列获得苏联制造的AK-47步枪、迫击炮、火箭发射的手榴弹、地对空导弹以及其它武器，这些武器在若干个波斯湾国家被装入集装箱运往巴基斯坦。”

继续引证：

“据报道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和其它入境地点的人员使这些海运物品绕过海关，用卡车运往俾路支斯坦和西北边疆省份的仓库。巴基斯坦完全控制着这些海运物质……”。

某些种类的武器是由美国自己运去的。1985年3月18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描述了这种海运的一个例子：

“在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交界的查盖城镇附近，上个月底来自各方的20个人聚集在一起占领了一座无后座力步枪、手榴弹和地雷的贮藏库，这些武器在18天内通过三个大陆辗转而来。

“这些钢箱从西弗吉尼亚出发海运到西德，然后从附近的阿曼转运到俾路支斯坦的马克兰海岸，……它们是秘密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的正在形成的美国计划的一部分。……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越南战争以来的最大行动。……游击队领导人每隔5、6天就得到一些海运物质。……据称这个计划是完全由约100个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阿富汗流亡者所进行的，他们在海运公司、旅行社以及中东和波斯海地区的伊斯兰组织中活动。他们诡计多端，把武器藏在标有电动齿轮、缝纫机、化肥和电视的集装箱内……”。

这段引文继续说：

“在卡拉奇装卸船的数量已经从1979年的3237艘大幅度地上升到去年的5000艘。差不多有一半的货船原来都是在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进行装卸的。根据卡拉奇的官员说，任何标有‘特别’或者‘人道主义援助’的货船都要优先装卸。这些货物从来没有开箱，而是立即转运到巴基斯坦的军用卡车上。国家军队的后勤单位通过曲折的路线从卡拉奇抵达白沙瓦或者抵达可以通过的俾路支前线。据报导它们运送了苏制的AK-47型步枪、迫击炮、地对空导弹、火箭筒和火箭推动的枪榴弹。据可靠消息，由美国出面购买的这些武器的三个主要供应国是埃及、中国和以色列。”

《纽约时报》在1985年7月15日报导了一个记者随同一帮反革命匪徒非法潜入阿富汗境内的事件，其报导如下：

“你怎么才能到阿富汗呢？首先一点是，你得买一匹马。当然你要首先做一些比较细致的准备工作，比如，你要同据点设在白沙瓦的某一支反阿富汗力量做好一揽子旅行安排计划……然后你要耐心等待，直到这股反对力量能够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到你所去的地方。然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受到优待和保护的客人，日夜都有警卫替你站岗……”

在一篇发表在同一期的《纽约时报》的题为《在阿富汗的供应线上》的文章中，阿瑟·邦纳这样写道：

“从巴基斯坦向北通往阿富汗的道路上是一片繁忙景象，人们的身上背着子弹袋驱赶着身上堆着高高的武器和弹药的骡子、驴子和骆驼。它们身边走过一些没有武装的人们，他们成群结伙，有的是30一组，有的是100人一支，徒步向北方行进，以便到那里去接受训练和给养……大蓬车载着武器，这是刚从巴基斯坦得到的……一支司令部设在白沙瓦的反对力量大约有700人，他们要在巴基斯坦渡过冬天并接受训练……许多人的背上扛着卡式自动步枪、

肩式反坦克炮、和中国制的很大的反机动车地雷或者身上装得满满的弹药包……

“走到最后的部队往往是有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休整一下，以间歇的方式行军，这样的部队往往使用更多的牲畜来运输大量的供应物资。这些军用物资包括更先进的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

每天都有更多的钱得用于进一步点燃这场不宣而战的战火。 《纽约时报》

1985年10月10披露，美国国会已经

“秘密通过了把大约2.5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对阿富汗叛军的军事援助……

据美国参议院的消息透露，这些钱将用于购买大量弹药、小型武器、迫击炮和反直升飞机空防武器……这些钱将通过中央情报局送到阿富汗的叛军手里……”

后来有很多其他消息来源确认了这份报告。不管怎样，美国和巴基斯坦通过宣称它们以这场反对阿富汗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毫无关系来试图欺骗国际社会的视听。然而，美国政府的消息灵通人士和高阶层的官员以及巴基斯坦军事政权本身所提供的情况无情地嘲笑了它们的这种谎言。国际新闻媒介已经提供了成千份的报导，揭露了美国和巴基斯坦直接的和深入地介入了这场战争，它们不仅向其雇佣军提供了大量的而且同时也是十分尖端的和高水平的军备。

在《华盛顿邮报》1985年1月13日发表的一篇对前马里兰州的美国国会议员克拉伦斯·朗进行了一次采访报导中，克拉伦斯说，在他1983年8月份对巴基斯坦的反革命营地进行的一次访问中

“齐亚将军表示同意这样的观点，应当对叛军的防空武器进行改进……朗说齐亚建议采用一种新的大炮，并且具体地说出了这种炮的名字。‘如果这种炮是美国制造的话，那么苏联就会追查巴基斯坦的责任，而他齐亚将军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的。他建议我们要得到一种外国制造的炮……朗说，齐亚表示如果责任不会追查到他头上，他倒是很愿意试一试这样的机会。”

我们还可以引证大量的其他资料来源以全面揭露巴基斯坦在这场肮脏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反革命的战争中是陷得多么深。然而，如果事实有一点出入的

话——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那么今天我们所简略地列举的这些事实应当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确实遭到了侵略，并且这场战争长期以来已经升级成为一种令人发指的、肮脏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使这些邪恶的势力结成这种不光彩的联盟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华盛顿的战争犯子们想要把巴基斯坦变成区域性的宪兵并且成为它们帝国主义利益的卫士。它们要把巴基斯坦变成发动侵略战争和干预邻国的跳板，并要把它们变成这些战争犯子包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进步国家的战略包围圈上的一个环节。

正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1985年9月9日一期中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它们存在各种问题，巴基斯坦和美国是彼此相互需要的。华盛顿需要在其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南亚的苏联南翼拥有一个盟友。巴基斯坦则需要美国向它提供的为期5年的数额为32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计划……美国已经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数百架的M-48坦克和大炮以及……设有毒蛇式直升飞机的炮舰……并且订购了40F-16战斗机……和响尾蛇导弹以及毒刺地空导弹。

根据某些可靠的情报，目前有一种新的想法，准备在不远的未来向巴基斯坦提供更大数额的资金和大量的武器，总额可达35亿美元。

美国如此慷慨和迅速地使巴基斯坦军事政权武装到牙齿的行径引起了我们地区的严重关注。因为我们都曾痛苦地经历了在巴基斯坦存在的暂短历史中所有军事政权的侵略性的和冒险主义的方针，因此我们这一地区所有国家人民的忧虑和关注是完全有根据和有道理的。显然，巴基斯坦的全面军事化的行动，包括其要求获得核弹的危险的野心，是与该国的合法的防御需要格格不入的。因此这种局面不仅对阿富汗的安全，而且对整个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迅速扩大的危险。

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除了从其支持者那里获得了武器、钱财和政治支持以外，还从继续保持西南亚目前的局势中获得了某些其他好处。

《新展望》在其1985年第3期中指出：

“齐亚政权一直在使用基地设在巴基斯坦领土之上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阿富汗叛军，以便对其西北前线省和俾路支省的政治反对派实行恐怖主义。最近有报导披露在信德省也使用了阿富汗的雇佣军。死于‘撞车’和‘事故’的政治积极分子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加。”

最近美国政府已经改变了公开参加这场战争的美国政策。由《经济学家》在伦敦出版的《外国报导》在其1984年12月20日1期中指出：

“里根政府的官员对于说美国还没有给阿富汗游击队以足够帮助的抱怨感到厌倦。他们宣称说，巴基斯坦、中国和阿拉伯各国政府正在把美国向其提供的援助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它们说，美国政府酌情处理的时期已经结束。”

根据这一政策的改变，美国已经开始在美国本土上的军事基地里训练阿富汗反革命分子。同一期《外国报导》指出，

“美国军队已经接受任务。要提高经过精心挑选的阿富汗游击部队的效率和装备……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设立训练阿富汗志愿军的特别项目。招兵买马已在进行。天才的阿富汗招募者今年秋天以来一直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游击队和难民中寻找人材。他们在寻找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阿富汗高中毕业生或学校的学生，要求他们既有掌握尖端武器的能力，……目的就是要建立小型的、装备精良的机动突击队……每个人现在在考虑向中阿边界地区的阿富汗境内空投武器。”

每年，我们的敌人在反对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中接到大约100亿美元的装备和其他供应，由于美国的政策正在变向更直接和更广泛地卷入这场战争，西南亚的局势从根本上说已出现新的危险动向。它们的象中世纪罪犯似的雇佣军早已在阿富汗摧毁了共2000所学校、130个医院和卫生中心、500个清真寺、9000

多个合作所及1万4千公里的电线和电话线，他们还杀害了2000多教师以及2百多神职人员。 我国经济遭受的损失共达350亿阿富汗尼，即我国在过去20年内在经济领域里投资的四分之三。

我必须在此申明，任何力量也决不能影响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决心，我们一定要继续竭尽一切努力，利用兄弟国家的友好支援，巩固这场革命，实施社会和经济计划，消除过去的耻辱，医治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战争给我们经济带来的创伤。 我国人民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比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意义深远。

在政治领域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已经赢得我国全体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被拥戴为人民的政治领导力量。

祖国民族阵线是所有阿富汗进步、民主和爱国力量的民族团结的象征，得到各行各业人民的充分支持。 该阵线现在的集体和个人成员超过70万，包括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以及所有社会群众组织的成员，如工会、阿富汗青年和妇女民主组织、合作社、作家联盟、诗人和记者、宗教学者理事会、以及代表阿富汗社会各个领域的成千上万的社会知名人士。

1985年4月在大支尔格会议，及国民大会的会议上阿富汗人民取得了巨大胜利，该国民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大支尔格会议由1796个我国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他们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各个社会部分，作出各种决策，决定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未来内政和外交政策。 大支尔格会议在批准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同时，还对苏联在我国历史最困难时期向阿富汗提供各种援助表示谢意。

去年同一时候，我们通知大会，我国已采取步骤通过和起草了一项关于建立国家权力和行政管理的地方机构的法律。 今天，我们满意和自豪地通知大会，我们已成功地开始了对这些地方机构人员的全国选举。 已经进行了选举的地区的地方机构的组成充分证实了我国选举和这些新生机构的代表性和民主性。 这些机构将一

定在我国事务的决策和执行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同时得到我国人民的广泛参加。

去年的另一重大成就是高支尔格会议即边境地区部落和少数民族理事会的会议的胜利召开，该理事会由边境氏族、部落和少数民族的3700代表组成，会议的气氛充满了民主，他们讨论了不仅他们地区关心的问题，而且讨论了重要的国家大事。高支尔格会议通过了决议，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保证全力防止反革命分子利用他们的领土进行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人民的侵略行径。

去年，人们对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各项活动的参加也日益增加。

在经济战线上，我国革命政府的成就令人深受鼓舞和充满希望。尽管秘密战争的破坏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封锁，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总产量与一九七八年相比分别增长11%和4%。采矿和能源产品比1978年增长11.4%。交通工具也增加了3.4倍，运输货物的数量增长了4.3倍。在农业、畜牧业、森林等部门，总产值增长了7.3%，同期对外贸易也增长了1.5倍。在建筑部门的投资增加了19.9%，国家财政总收入也增加了84.4%。

这些成就给我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好处。例如如去5年里，工人的工资已增长两倍，低级国家职工工资增长20%。

我们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执行的正确政策以及我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热情支持，同时兄弟友好国家的无私和全面合作与支持，其中苏联占首位，也具有极大意义。例如，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70多个大中型项目都是通过苏联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所实现的。由苏联援建的设施的经济收入达我国工业总产值的60%，并达我国国营部门工业产值的75%。

根据我国的民主、土地和水利改革，有32万多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家庭免费地得到了70多万公顷的土地。成千上万的合作社以及数十个机械化的农业中心已经建立，已向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种子、化肥、机械以及技术信息。

到目前为止，已有120万人从自革命以来在全国建立的2万6千个扫盲训练中毕业，据估计，到1990年在整个阿富汗将会消灭文盲。

自从革命胜利以来，医生、医院床位以及国营的药房的数量已经是过去的2倍。

在所有这些事实和现实中，最突出的是阿富汗人民继续前进——不走任何弯路、充满革命热情——以建立一个和平的、发达和繁荣的社会，以及为下一代建设一个光明的和幸福的未来的坚强意愿和决心。

很明显，如果这个肮脏的、我们的敌人所进行的战争没有占据我们大部分注意力以及主要的资金和可能性的话，我们在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领域中的成绩就会更大。这就是为什么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在真诚地为尽早解决阿富汗的局势、在这一地区的国家之间建立和平的、友好的和互利的关系进行努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这个逻辑的主要原则，消除这样局面的最好的和最容易的方法是消除其原因。这将导致产生一个结论：即东南亚地区目前的紧张和不稳定局势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必要永远结束武装以及其他形式的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点不得到解决的话，就没有可能全面解决东南亚的局势问题。

大会将议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1980年5月以及1981年8月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它们的目的是为解决所有影响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环境的问题开创道路。大会将注意到，在巴基斯坦领导人对这些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之后，有人对我们要求和平的呼吁将会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秘书长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其主要目的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使所有各方回到谈判桌上。考虑到巴基斯坦一贯采取反复无常的立场，并且顽固拒绝与阿富汗进行直接谈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出于对间接以及相应谈判进程的责任感和严肃性同意可以利用秘书长的代表迭戈·科多维兹先生的斡旋和调停努力以便就所要求的文件的初稿进行工作，以便促进尽早和成功的进行直接会

谈。

在我们对秘书长和他的代表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时，我们愿意申明这一点：即在间接和接近会谈中所准备的草案为毫不延迟地召开直接谈判提供了完善的基础和理由。

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了解到会谈者同意在直接谈判的范围内就相互关系讨论第4号文件。当这个协议未受到谈判者一方的遵守时，谈判进程受到了最大的挫折。这种事情发生在这同一个方面武断地推迟了第一轮谈判——这是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许多次磋商之后所商定的。

如果巴基斯坦真的要求在其与阿富汗关系及整个地区中实现和平和正常化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为实现正常化所迈出的一个巨大的步骤的直接谈判对巴基斯坦有任何困难。

巴基斯坦所提出的不承认的虚假的借口已经站不住脚，它不再能够掩盖巴基斯坦的真实目的。

坦率地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得不到巴基斯坦或任何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盟国的承认下仍然能继续生存下去。与其他的政权相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这一事实感到骄傲——即它的合法性产生于1978年4月的民主革命、以及我们的人民在这种享有崇高威望的民主机构如国民大会、边境地区部落和民族最高委员会以及祖国民族阵线中所表达的自由意愿。

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对某些反动集团在它们自己的国家中尚未解决自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时反而虚伪地和恶毒地提出所谓“阿富汗的自决”的口号这一事实表示愤怒。

阿富汗的革命明确地表示了阿富汗人民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力的作法，这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关于自决的煽动性喧嚣和吵嚷都不能改变阿富汗革

命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正继续沿着巩固革命成果的崇高事业继续前进。那些不理解这一点并不能正视这一点的人将由于历史的不可屈服的指挥而被迫这样做。

事实是——正如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其他反动人物所要求的——巴基斯坦疯狂地阻挠尽早解决这一问题。 否则的话，还存在其他类似的历史例子——即各方在并不承认对方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并签署协议，这发生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 其中一个例子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美国在巴黎举行的谈判；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在华沙所进行的漫长的谈判。

同样毫无价值的是我们的敌人对所谓的阿富汗难民的命运、安全和荣誉所洒的鳄鱼眼泪。 的确，对于自由出身和骄傲的阿富汗人来说成为依赖施舍的流浪汉、以及依赖外国人的仁慈的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耻辱。 但是通过欺骗、贪污、将登记的人数增加一倍和两倍而扩大这个数目以及把游牧民和当地人民算为难民的作法，巴基斯坦的军政府不仅用难民的名义发了大财，而且为巴基斯坦进行宣传的目的利用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阻止在阿富汗的逃亡者中阻止散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所发布的普遍大赦声明，并通过体罚以及政治和经济障碍阻止他们返回家园。

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并不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寻求西南亚目前局势的解决，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一个消息灵通的美国学者塞利戈·哈里森在1985年3月4日的亚洲华尔街周报上写道：

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即美国在不寻求进行外交调和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依赖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压力……此外，当里根政府对谈判作出空头许愿时，他对……联合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所作的调停努力的热情越来越少……美国增加援助，但是却不支持联合国的决议或未能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时，美国将在战争中逐渐失去其宣传优势，这将使它越来越暴露在这个指控面前，即‘它在与最后一个阿富汗人作战’。”

美国杂志“民族”周刊于1985年10月26日刊登文章如下：

“迄今为止，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战争的办的每一项企图都遭到了美国的遗弃……华盛顿的强硬派一直谋求在阿富汗问题上同俄国人作斗争，认为可以从中获取宣传的利益……他们破坏了会谈……巴基斯坦的反应……是积极的。此后，是里根政府的插手……巴基斯坦在最后一个小时内，在美国、沙特和中国的建议面前丧失了对民主的边缘政策的信心……联合国内有人为了缺乏进展而谴责华盛顿”

大量的事实证实，巴基斯坦及其罪恶的同伴根本没有兴趣同我谈判产生解决目前局势的政治解决办法。相反，它们尽一切力量阻碍早日达成这样的解决办法。目前的行径只不过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又一步骤而已。

任何人都不会错误地认为、大会及目前的决议草案处于僵局和无效的行动起来迫使革命的阿富汗人民和政府放弃它独立和原则性的事业。那怕仅仅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的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具有自豪和自由感的阿富汗人民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力量，无论它多么强大或具有威胁性。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巴布拉克卡尔迈迈于上个月在会见巴基斯坦“穆斯林”报记者时说：

“寻求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好的方法是要采取直接谈判……我们认为，这才可能取得政治的解决办法。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良好意愿、真实与政治意愿……我们再次重申，至今为止，它牵涉到阿富汗人，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和其他邻国在不干涉内政，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睦邻与互利的合作的基础上保持正常与友好的关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一些场合已经宣布，在完全停止外来干涉和保证不再发生此类干涉而形成的安全情况下，它将同苏联政府谈判关于它们有限的军事特遣队回国的问题。”

为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了维护来之不

易的对于直接谈话的谅解，为了迅速和成功地结束谈判进程，我们以极大的紧迫感予以关注，要求放弃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手段，开始面对面的谈判，以便拟订所有在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之上使阿富汗周围的局势正常化的一切必要手段。这是谋求一个议定的解决办法最可靠的道路，也是最直接，最合理的道路。

这次大会协助实现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的最好途径就是防止错误地利用大会，以利于宣传的目的。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坚决抵制目前不受欢迎的行动，并将对载入 A/40/L.1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假如这项决议得到通过，它就完全不具有任何道义和法律的效用，从而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我们呼吁热爱和平和独立思考的代表团采取建设性与现实的立场，牢记目前这次辩论和这个决议对谈判进程的消极影响，支持创造一种对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气氛。

菲利浦先生（卢森堡）：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的 10 个成员国发言，也代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言。

这是大会连续第 7 次审议阿富汗的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问题。

苏联于 1979 年大规模地军事入侵阿富汗时国际社会感到震惊，这仍然是最为严重地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苏联通过这种针对一个不结盟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武力行动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证据，表示它决心坚持它的目标，甚至不惜使用大规模，长期地利用它的军事力量。

今天，在入侵发生差不多六年之后，这场占领仍在继续，尽管大会绝大多数反对将一个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强加给阿富汗人民。更有甚者，这场斗争还在加剧，镇压也在加剧，尽管大会年复一年地通过决议，谴责这种占领，并且呼吁立即撤离所有外国军队。这些决议还呼吁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使阿富汗能够恢复它的独立和它不结盟国家的地位，允许阿富汗人民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允许阿

富汗难民在安全和尊严的情况下回归他们的家园。

最后，这个军事行动并不仅限于阿富汗领土之内。相反我们注意到轰炸巴基斯坦领土的行为升级，这构成了侵犯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并且构成了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明显威胁。很明显，所有这些军事行径都遭到了欧洲共同体10个成员国，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致谴责。

对于阿富汗人民来说，苏联的入侵与占领造成了空前的痛苦。面对野蛮的镇压和具有强大优势的精良军事部队，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抵抗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我们坚决谴责对平民的攻击，特别是空袭，我们还谴责摧毁村庄、农村基本建设和粮食以及侵略者犯下的一切罪行。这一切都是攻击一个为争取恢复他们独立与自由的基本权利的民族。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示了在阿富汗农村地区的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和高度婴儿死亡率。*

* 副主席巴索尔先生（布尔基纳法索）代行主席职务。

该国的局势使得人权委员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我们已经听取了埃尔马科拉先生在今年年初所作的报告，该报告重申了我们对于阿富汗人权局势的深切关注，它特别提到在阿富汗出现了许多人丧生，在完全不顾人权的条件下的坚禁、酷刑、人员失踪，以及使用毒气的事件。我们关切地等待埃尔马科拉先生即将向大会所作的临时报告，我们打算积极参与即将在三委里对这一议题所进行的辩论。

大量阿富汗难民涌向邻国是阿富汗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的最好见证。的确，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被迫逃往它国。据估计，目前有400万阿富汗难民，其中大约有300万是在巴基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对于庇护国本来就是极为有限的支援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国际救济努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将继续提供所需的援助。

然而，显然，巴基斯坦向难民所提供的慷慨援助以及其它国家通过有关国际机构所提供的援助都只能暂时减轻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的痛苦。为了要找到这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满意解决办法，难民就必须能够体面和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园，但是，只有当一项真正的政治解决办法使得阿富汗能够恢复其作为独立、不结盟国家的地位，阿富汗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履行这些原则首先要外国军队应该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立即撤出阿富汗。

我们赞成任何为寻求基于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之上的政治解决办法所提出的建议，因此，我们赞成伊斯兰大会所提出的倡议，我们也欢迎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支持1980年11月20日的35/37号决议，该决议任命了一位秘书长的私人代表，他将通过斡旋促进符合该决议条款的和平解决办法。

我们也愿提及1981年6月30日欧洲理事会所作的建议，该建议呼吁停止外部干涉，保证在将来不再出现类似的干涉行径。正如我们愿意支持任何将能促进政治解决冲突的有建设性的倡议，我们支持这一建议，并准备加以讨论。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科尔多瓦为了在联合国范围内取得一

项政治解决办法而作的努力。我们也关切地注意到提交给大会的有关报告，该报告表明在发展一些国际手段方面已经取得了技术上的进展。我们也将继续支持这些调解努力，我们期待着能够取得迅速、真正的进展，尤其是能够达成一项苏联撤军的时间表。只要在这个取得解决办法的关键领域无法取得进展，苏联就不可能作出积极的贡献，因为这是使得上述努力得以取得成功的必要贡献。

苏联占领阿富汗仍然是对该地区稳定的威胁，而且也是对于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一辩论强调国际社会继续重视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重申联合国大会拒绝接受既成事实。我们相信，今年联合国大会将通过投票的方式重申它愿意看到阿富汗问题取得真正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愿望。

考尔女士（印度）：今年是联合国大会审议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影响的第6个年头，该问题是近年来使得辩论取得严重分歧的少有问题之一。由于有人继续采取不现实的态度和不灵活的立场，为消除这一局势的努力一直令人失望。因此，从上述态度和立场所产生的决议尚未能够促进采取寻找一项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的行动。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邻国所出现的这一局势是一直令人感到关切，我们有特殊的理由对此问题感到关切，因为这一个友好邻国的安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对我们来说有着切身的利益，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和商业方面都有着很深的联系。由于出现了破坏本次大陆上邻国安全的动态，我国的安全和民族利益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对于影响阿富汗和整个地区的动态表示严重的关切。我们希望该局势不会被那些对于目前紧张和不稳定局势继续存在表示兴趣的国家用来达到其别有用心目的。输送先进武器并煽动军备竞赛只能够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它将耗费本地区许多国家本来用于发展优先项目的匮乏经济资源。

印度政府一再声明，我们坚决反对外国军队在它国的存在，我们无法赞成对于

任何国家的任何形式的干涉行径。阿富汗人民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勇敢和自尊是阿富汗民族的象征。阿富汗人民应该要能够寻求适合于他们聪明才智的发展道路，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

关于这个形势，印度一直赞成温和的态度。我们一直强调有必要防止西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消除这些紧张局势。靠进行争论、参加判决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紧迫需要的是努力实现政治解决方案，其基础就是直接有关各方进行对话，有关各方的合作对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种态度应当着眼于最终的解决方案，考虑到同目前局势有关的各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的基础应当是某些可以为大家都接受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彻底停止对它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干预，反对在任何国家驻扎外国军队，并提供可靠、完全的保证，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1983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7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各个国家和政府首脑极为关切地注意到西南亚的局势，一致认为该局势为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了危险的后果。他们还一致认为，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他们对阿富汗的局势表示特别的关切。他们重申1981年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发出的呼吁，要求在撤退所有外国军队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充分尊重阿富汗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严格遵守不干涉、不干预的原则。他们还重申阿富汗难民有权安全并体面地返回家园，要求迅速解决这一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为此，他们敦促所有有关各方努力达成这样一项解决方案，这将能够确保阿富汗人民不受任何外来干预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使阿富汗难民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

各个国家和政府首脑还进一步强调他们赞赏为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出的真诚的努力，并表示坚决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采取的建设性的步骤。他们认为通过秘书长的中间调解人作用来进行讨论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并敦促继

继续进行这种讨论，以根据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原则和理想早日实现该问题的政治解决。他们呼吁各国厉行克制，防止进一步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采取各种步骤，以创造条件实现该地区各国之间稳定、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应当是和平共处，尊重主权，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不干预它国内政等不结盟原则。

在新德里首脑会议上就西南亚问题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至今有效，而且这一点在今年9月份在安哥拉的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重申。

1985年6月13日拉吉夫·甘地总理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中说道：

“阿富汗和西南亚的局势使我们感到深为关切。外来干涉和干预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安全和进步。我们既反对外来存在也反对外来压力。因为，二者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借口。我们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以确保阿富汗的主权、统一、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使阿富汗难民能够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要实现这样一项解决方案，就只有在直接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对话、达成实际的协商一致意见。联合国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了一项倡议。我们完全支持这项倡议。”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载于A/40/709号文件中的秘书长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以极大的决心进行努力，以促进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秘书长说

“现在，双方都越来越深信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是实现阿富汗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和平，以及能使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民族谅解的程度，不能通过军事方式来取得。”（A/40/709，第二段）

我们赞扬秘书长及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迪埃戈·科尔多韦兹先生为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这项政治解决方案的基础应当是一系列文件，包括：关于不干涉、不干预的双边协议；关于国际保证的宣言；关于难民自愿返回的双边协议；

规定以上所述文件之间关系的一份文件，并规定如何根据阿富汗和苏联之间的协议解决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

我们感到十分鼓舞的是，注意到在1985年期间能够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进行接近谈话，几乎完成了制订两项双边协议的草案，这两项草案包括了相互关系的各项原则，特别是关于不干涉、不干预以及难民自愿返回的安排等原则。我们希望最近在最后一轮接近谈话中——在关于谈判的程序问题上——所出现的僵局很快将能被打破。在直接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将能够大大促进寻找全面解决方案的进程。

我们认为，秘书长在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中所取得的一点成功证明印度从一开始就赞成的那种方法是正确的。我们相信，所有有关各方将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以及真诚的决心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为促进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与合作，加强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希望载于A/40/L.1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的各提案国今年能够表现出更大的建设性和革新性。但是，使我们感到大为失望的是该决议草案和去年所通过的那份相差无几。和过去几年一样，这些提案国只强调全面解决方案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同样重要的，同样值得给予认真考虑的。

大会采取的这一有偏见和选择性的做法不可能加强秘书长的作用。再次通过一个显然某些直接有关国家不能接受的决议是会产生反作用的。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当前的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奉行克制和温和的政策，采取一种全面的做法。它们构成秘书长所进行的努力的框架，我们祝贺秘书长获得一切成功。

阿尔万·奥尔古因先生（哥伦比亚）：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庆祝联

联合国成立40周年时说：

“生活再次告诉我们个人从来不把自己的尊严同人民的尊严分割开来。但一个民族遭到侮辱，其组成部分个人也同样遭到侮辱。某些民族被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世代代生存的土地，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是毫无道理的……”

(A/40/PV.48, P.66)

这些话我衷心地同意，因此请允许我就我们大会面临的阿富汗问题作些评论。

的确，我们的造物主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上，并赋予他某些权利——现在叫作人权——使他在地球能够更容易忍受一些。这些权利当中有享有自由和家园的权利，联合国就这些权利进行了谈判，并通过了两个关键的文件：本组织的《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阿富汗人民是最迫切和最勇敢地维护其自由和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征服其它国家的企图永远不能获得成功的原则，该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来保护其祖国。

如果世界有哪个民族在短暂的悲剧中遭到侮辱的话，那就是阿富汗人民。当大国似乎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征服小国时，却出现了一个大国，拥有现代军事技术而提供了一切办法来使一个小国进入没完没了的战争。

由于阿富汗局势的问题深深地影响到国际社会的良知，该问题对于大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是苏联对该国的侵略和继续占领是整个全世界越来越感到深切不安的原因。

事实上，面临着直接和公然侵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根本原则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或不采取严肃认真和明确的立场。

1980年1月份哥伦比亚当时的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说：

“我国一贯维护各国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面对着在这一小国发生的悲

剧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也不得不对阿富汗的既成事实表示严重的关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希望同其它国家一起对这一企图表示抗议——这一企图是1980年发生的——就是要以装备了的部队以闪电般的方式来取代文明社会行动的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对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可能的严重后果十分震惊，这就是要使人们回到使用武力的时代，把使用武力看作是国际生活中的合理的做法。”

(S/PV.2186.P.37)

6年后，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的事实：侵略部队仍然在那里，谋杀每天发生，难民的数目不断增加，战斗继续进行，《联合国宪章》仍然遭到蹂躏，法制仍然被武装侵略取代，手无寸铁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仍然遭到武力的侵害。

人们正确地说，联合国的未来和成功以及其崇高任务的履行取决于会员国的贡献，其基础就是严格地遵守《宪章》。

一个代表说，我们必须直接注意一切问题，这些问题不允许我们说《宪章》的要求和原则在各地得到充分的遵守。与这一观点相一致，苏联应该听取各国的呼吁，全面从阿富汗撤军，让该国人民民主和自由地选择其未来。

由于6年的军事干涉，阿富汗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变成了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在巴基斯坦已有3百万难民，据说在伊朗有几乎2百万难民。尽管苏联派遣了11万8千的部队，自豪的独立的阿富汗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对外国占领军的抵抗也没有停止。

为了减轻这一遭受折磨的人民的痛苦联合国做了什么呢？到何时局势才有利于他们呢？他们何时才能返回他们的家园、返回他们所属的土地，体面和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园？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政治解决办法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完全支持这样一种思想。

我国钦佩巴基斯坦为援助其兄弟所作的努力，我们赞赏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国际红十字会和其它国际机构所做的工作，它们以极大的人道主义履行着它们的义务。

另一方面，今年年初特别报告员埃尔马科拉先生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承认了阿富汗的违反人权现象。报告明确证实了为了蓄意摧毁田园和庄稼，对平民所实行的折磨和狂轰滥炸。

为了使阿富汗苏联化，从小学到大学有1万5千名至2万名学生被送到苏联。去年3月德尼尔和伯恩斯坦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这个计划的详细情况。

在苏联继续军事占领阿富汗之后，国际社会在所有国际论坛上不断对此表示关切，其中包括1985年9月在罗安达召开的伊斯兰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在那里自35届大会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就此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

哥伦比亚总统在联合国第38届大会上说，非法的外国干预威胁了和平，促进了仇恨，并且滋长了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感到有责任声明，外国部队必须马上从他们违反人民自决权的地区撤出。

我们重申，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在阿富汗达成一个经过谈判的政治协议。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找出了解决问题的道路。

我国代表团欣赏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以及他的个人代表科多维斯先生所做的工作。要想恢复冲突地区所有邻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和平，就必须结束苏联的军事入侵。

我们对阿富汗人民重申我们的声援，我们相信，不久他们将恢复和保持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

菲舍尔先生（奥地利）：自从一个一贯是不结盟国家的阿富汗被外国军队占领以来几乎6年已经过去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再明确谴责这次外国军事干预。

只要强国继续使用武力，在小国没有获得边界安全之前，在它们寻求自由和自决的权利没有充分得到尊重之前，国际和平就不会实现。奥地利坚信，只有在和平、稳定和进步的国际环境下，中小国家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联合国宪章》为各国无论大小提供了一个有秩序和和平的关系行为构架。我们认为，继续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入侵违反了这些行为原则。面对这种局势，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军事干预除了引起人类痛苦之外，还造成了一种危险局势，并且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对一个不结盟国家顽固继续进行军事干预构成蔑视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因此对奥地利来说，的确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外国军队继续占领阿富汗是一个令人十分关切的问题。不应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局势的解决必须完全通过政治手段。

虽然大会正在辩论阿富汗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的人道主义含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在邻国的难民营中生活。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早日找出办法解决这个不幸问题。

奥地利坚决支持任何在大会所通过的一系列基础上寻求持久和原则解决办法的倡议。

联合国大会一再强调作为和平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础的因素：立即撤出外国军队，阿富汗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且决定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国际保证不进行干预，所有阿富汗难民自愿、安全和体面地返回家园。奥地利相信，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可以并且必须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奥地利高度欣赏和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科多维斯副秘书长为找出全面解决的这些因素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在日内瓦进行的最后一轮间接会谈可以取得进展。我们衷心希望，目前的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积极的结论。奥地利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为此结果作出努力。

阿卜拉萨姆先生(科威特)：三个星期前，大会结束了庆祝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活动。这些纪念活动旨在提供一个机会，停下来思考和回顾一下联合国实现《宪章》宗旨的进程，这些宗旨包括在公正、和平、平等和法制的基础上巩固国际关系的制度。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极有兴趣地注意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代表在这一场合中所作的发言。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参加国之间几乎已经有了一致的看法，认为联合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联合国的决定和建议得不到执行、任何冲突的主要方面缺乏对《宪章》基本原则的尊重、而这些原则是国际社会成员自愿接受作为彼此间关系的准则和指导原则的，这些问题对国际关系造成了影响。

那些认为我所说的话需要证明的人将会很快地清楚地看到，阿富汗问题是继续说明联合国在创立40周年的时候面临问题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我们大家都有义务，特别是那些在联合国里占有特殊地位的国家以及那些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职责的主要大国更有义务，严格遵守《宪章》的规定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而不应该在国际冲突和竞争中肆意寻求自己的狭隘的利益。这些国家应该防止自己的战略野心膨胀吞并为实现《宪章》宗旨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的权利，特别是在他们自愿接受的一个国际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在和平和自由中生存的权利。

大会已经连续7年审议有关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影响的议程项目。7年来，国际社会通过大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重申争取公正、体面和平解决的强烈愿望。尽管如此，尽管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作出了持续和可佳的努力，但是冲突继续存在，而且解决的可能性依然是不稳定的。

今年，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人们希望，日内瓦的会谈将为迅速制止危机奠定基础，而且将为在解决危机的方案中就复杂和极少的问题达成协议创造有利的气氛，解决方案是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同冲

突各方进行合作耐心制定的，而且秘书长在其有关阿富汗局势的重要报告（A/40/709）中也作了解释。

尽管阿富汗的局势并不是当今世界紧张局势的唯一温床，但是科威特认为，阿富汗局势是国际关系中十分危险的现象，它威胁了国际法制度以及《宪章》的原则。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即苏联军队干涉一个独立、不结盟国家的内政，可以看作是国际关系中一起违反《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制的十分严重的事件，因为这次武装干涉事已既成事实、以及毫无信誉和基础的政治和法律借口为根据的。这种作法的危险首先威胁了弱小国家，因为唯一能够保护他们的是《宪章》的道义原则。

科威特决不能接受在任何借口之下滥用武力。科威特也决不能接受造成人类悲剧、并且造成无数政治问题的既成事实，不管其动机或借口是什么，现在已经有数百万难民流入阿富汗邻近的国家。科威特人民自古以来同友好的阿富汗穆斯林人民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认为阿富汗人民是一个英勇、尊严和自豪的民族。阿富汗人民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了坚强的民主主义，并且一直进行斗争反对对自己的内政的任何干涉。任何外国的军事干涉，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都不能征服抵抗运动。因为抵抗运动反映出来一个民族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深信，在外国军队撤出这块领土、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并且禁止不管来自何方的对自己内政的干涉之后，阿富汗将恢复自己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并且同所有邻国进行有益的合作，以便避免世界上的这个微妙的地区无法承受的冲突，以便阿富汗能够集中一切力量改善和发展自己的资源以及人民的社会经济条件。

科威特高度赞赏接受难民的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在专门机构中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阿富汗难民的痛苦。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增加这样的援助，并且通过国际和区域组织单独或集体地继续提供援助，以便促进难民返回家园同家人团聚。

最后我要指出，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非常明智地揭示了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他指出：

“至于正在讨论的实质性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双方必须保证他们继续决心通过谈判取得成效。我相信，鉴于这一方面所必须作出的决定，他们将记住有效解决问题将为该地区各国人民带来的主要利益。”

(A/40/701. 第15段)

科威特支持秘书长得出的结论，并希望所有积极卷入这场冲突的方面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一冲突，确保阿富汗的独立和中立以及阿富汗友好的穆斯林人民的尊严和荣誉。

拉那先生（尼泊尔）：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国际社会在这个会场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它绝不接受任何侵犯一个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我当然指的是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的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决议。投票结果充分表明，不管打着什么幌子，外国军事干涉和占领都是没有理由的，也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之所以在这次辩论中提及柬埔寨，是因为阿富汗的局势和柬埔寨的局势不幸非常相似。和柬埔寨一样，在阿富汗，有关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神圣原则和不干涉的理论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和柬埔寨一样，阿富汗也存在着一种不应该出现的局势，即一个占领国家企图通过军事干涉来扩大它的影响和利益。和柬埔寨一样，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成千上万自豪的儿女们正在遭受难以描述的困难。和柬埔寨一样，无数难民正潮水般地拥进邻国，此情景惨不人睹。和柬埔寨一样，在阿富汗，外国占领部队正在遭到强烈抵抗。在这两个国家内，由于占领部队制造的局势正威胁着他们边界之外的和平与安全前景。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由于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对阿富汗的发展局势感到更加不安：第一，由于阿富汗和我国一样地处南亚，所以无论它的政治现状出现什么变化，都必将影响我们地区的安全气氛；第二，由于一个对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并有无限能力摧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超级大国直接卷入了这一局势，这就加剧了危险的程度，扩大了影响的范围。

因此，我们在阿富汗局势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正如我们在这儿和其他有关的国际论坛上多次重复的那样，我们强烈反对外国干涉和占领的政策，不管是那个国家、或是那个地方。根据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不受外来干涉、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并在这些体制下生活和工作，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也不管这个国家是接受还是远离一个或几个强大的邻国。

出于这些考虑，尼泊尔一再强调，有必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而且从逻辑上来说，第一步应该是所有外国部队无条件地撤出阿富汗。任何一项解决办法都必须考虑到必须在阿富汗境内创造这样一些条件，即有助于现在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回归家园。同样，也必须创造一些条件，使得阿富汗人民能够自由行使自决权，选择一个政府和政体。

因此，尼泊尔对各种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倡议都表示支持，不管他们是不结盟运动提出的，还是伊斯兰会议提出的。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迪亚戈·科尔多弗兹先生进行了外交努力，企图和平、全面和政治地解决阿富汗问题，包括通过“接触会谈”取得解决。我们一直在怀着敬慕的心情注视着他们的努力，并予以支持。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呼吁所有有关的各方支持秘书长进行的值得赞赏的努力，同时，我想强调，我国代表团支持了载于第A/40/L.22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为在和平气氛中解决阿富汗问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框架。

黎金中先生（越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因此，为了成功地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外来侵略，它有权使用所有的方法和方式，包括请求他的朋友和盟友提供帮助和援助。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

第五条的，因为该条允许一个成员国拥有个别或集体自卫的权利。然而，6年来，阿富汗革命的敌人一直在对所谓阿富汗局势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演出了一幕纪念“阿富汗日”的丑剧，他们还兔死狐悲，假惺惺地对阿富汗难民的困境掉了几滴眼泪。

他们一手导演了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造谣中伤和蛊惑人心的宣传，试图将它说成是紧张的根源，一个东西方对抗问题。但事实的真象究竟是什么呢？无论如何，这是一场由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对阿富汗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因此，这才是阿富汗局势和地区性紧张、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根源。

紧接着4月革命之后，敌对的外国势力制定了一项干预计划，企图将阿富汗重新纳入他们的轨道。这些大国组织、装备和资助反革命势力。数十亿美元通过某些邻国送到匪徒的手中，这些资金甚至没有向在亚洲其他地方一样贴上“人道主义援助”的标签。某个邻国在谋求其军事能力现代化和发展中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作了有利的事情。他的领土被用来作为匪徒的避难所和训练营地。作为交换条件，他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那里得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包括F……16战斗机。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地区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已经“得到了”一些“具体的收获”。数千名无辜的阿富汗人被杀，无数的学校和医院被摧毁。更有甚者它给整个一个民族带来了极端的痛苦，对重新建设阿富汗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这些敌对的圈子在所谓的阿富汗局势中惯用的两个论点是关于苏联军队在那里的存在和难民问题。但什么是事实真象？

关于第一个论点，大家清楚，只是在1979年12月以后，一支有限的苏联分遣队才进入阿富汗，并帮助捍卫革命。他们是根据1978年12月5日两国签订的《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应阿富汗政府请求而去的。这也完全符合《联

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及国际法和准则。苏联和阿富汗多次明确地阐述了他们的立场，这就是，在外部干预停止并保证不再恢复之后，将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实现苏联分遣队从阿富汗撤出。

阿富汗难民现在在邻国有数百万。在这些难民中，有些是因经济原因逃离他们的国家的。然而，大多数难民是游牧民，他们季节性地跨过边界进入这些国家，他们这样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一些难民因害怕冲突扩大而没有返回，但许多其他人确被扣留在沿边界的难民营里。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他们被看成是这些有关国家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其邻国表示真正的同情，进行真正的努力，并怀着诚意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会谈中已经就这一问题拟订了一份文件，这是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迹象。

6年的时间已足以使人们看到，所谓的阿富汗局势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为重新点燃冷战进行相互勾结造成的副产品。1979年它被用来作为不批准第二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不举行拖延已久的印度洋国际会议的借口。现在它被用来作为与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之一。正因为如此，阿富汗人民成为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玩弄的阴谋诡计的受害者，阿富汗问题成了一个地区性的难题。

只有通过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法才能摆脱这一地区的目前困境。正如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和对议程项目146的讨论所反映的，通向这一解决方法的某一捷径是和平谈判。

这一地区的近代史表明，分歧、争端甚至武装冲突只能通过谈判寻求确保所有各方合法利益的解决方法才能解决。阿富汗也不例外。阿富汗政府已经两次提出与其邻国就有关问题举行会谈的具体建议。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其特别代表发起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间接会谈”是朝着正确方向跨出的一步。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经过四轮会谈之后，在有可能在两国之间举行直接会谈的前景方面取得

了一些具体的进展。只要双方表现出诚意，并且真正决心朝前走，以及其它国家保证不阻碍这一进程，这些会谈一定会取得成果。

阿富汗局势是不可扭转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不断发展，革命政权日益巩固。全国和解政策被证明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因此得到举国支持。

国民大会为决定采取政府的现政策和立场所举行的会议、以及最近在喀布尔举行的部落代表会议都指出了上述事实。与此同时，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已经得到了全世界广泛的承认，它的威望已得到极大提高。不承认的阴谋不能得逞。全民的意志终将战胜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的企图。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有保留地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和善意。我们的阿富汗兄弟姐妹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克服了他们革命中的最困难的阶段，目前正在坚定地捍卫他们的革命成果、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悦和自豪。

越南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为促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会谈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我们诚挚地希望，后者将对直接会谈作出更积极和实质性的反应，以求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我们谴责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的干预和干涉行为，并谴责对和平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阻挠态度。

现在，直接会谈是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最好办法。论战无助于事。使有良知的负责的人民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是要处理这一问题核心的办法，从而反映出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愿望，并保证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通过论战是找不到这种解决办法的，更不要说压力了。

因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大会收到的A/40/L.11号决议草案。

廷温恩先生(民主柬埔寨):由于这是本组织连续第4年审议题为“阿富汗形势”的议题项目,回顾某些主要事实可能是有益的。

1979年12月14日,大会第34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苏联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题为“国际关系中不容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已经成为大会第34/103号决议的那个决定草案以下列方式清楚地对霸权主义政策作出了定义。决议说,霸权主义

“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或军事上推行控制、支配、和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或区域的政策的一种表现……以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实行外国统治和干涉的形式表现出来……全球性和区域性及其一些不同形式的霸权主义导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34/103号决议,第3、第4和第7序言段)

决议明确地

“谴责霸权主义的一切表现,要求一切占领军撤回本国领土,以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决定和管理其本国事物。”(34/103号决议,第1和第7段)

苏联既受到阿明总统——几天以前已经被他们暗杀——的邀请为借口,入侵和占领了阿富汗。十一天之后,苏联的武装部队在他们的坦克中把卡尔迈勒带到了喀布尔。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几乎一年,越南入侵了柬埔寨。

这两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在言词和行动、在宣布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在对人类、对各国的独立以及人民的自由的罪行的史册中,为服务于世界和区域统治的战略从来没有以这种卑鄙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进行蛊惑和欺骗。

在过去4年中,我们每年审议阿富汗局势的时候,都给我们以机会把那一形势和柬埔寨的形势进行比较。我们几天以前已经讨论过柬埔寨局势。的确,正如

在柬埔寨一样，在阿富汗的入侵者和占领者每年的言词和行动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及其所有领域内都非常相似，同样正确的是，这两个形势的肇事者都在同一个学校受到过训练，指导他们的也是世界和区域上进行扩张和霸权野心的类似和互为补充的野心。

今年，占领者无视国际社会要求他们的部队从阿富汗撤出的不断呼吁，正在巩固地作着一劳永逸地征服阿富汗人民的美梦，强迫世界接受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此，正如越南在柬埔寨一样，苏联占领者正在三个主要的级别上进行活动。

第一，他们正在加强军事力量，试图根除所有的民族抵抗。苏联在阿富汗的部队被委婉地视为“有限的特遣队”，1980年的数字为八万人，今天的数字是在十五万至二十五万之间，数目庞大的坦克、装甲车、导弹和战斗机可多达六百。这是喀布尔政权最近一个开小差的中尉所说的。

来自自由战士的消息说，苏联的空军和陆军奉行焦土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摧毁，旨在于创立无人区，消灭抵抗运动和人民之间的接触的任何可能。正如越南在柬埔寨的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泰国边境附近一样，苏联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巴基斯坦边境的阿富汗东部地区。

但是，尽管敌人使用了大量的部队，尽管它们对平民犯下了可恶的罪行，但正如在柬埔寨一样，这些敌人在企图消灭阿富汗的民族抵抗力量方面仍然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它不仅失败了，而且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二，敌人在加强其对民族抵抗运动的军事活动的同时，还如同越南加强其对泰国的压力一样而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压力。侵犯巴基斯坦领空的事件不断增加，被敌人轰炸而杀死的巴基斯坦贫民的数目也在增加。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成为了同苏联的共同边界，这点如同越南认为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边界也是其自己同越南和泰国之间的边界一样。

苏联施加这种压力的目的在于控制巴基斯坦，使其承认喀布尔的傀儡政权，进而承认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的既成事实；但正如泰国面对越南压力没有丝毫动摇一样，巴基斯坦的立场比以往更为坚定。外交部长雅各布·汗先生在其议会的发言中强调指出：

“巴基斯坦人民永远不会向压力屈服，这种无耻的进攻不会迫使巴基斯坦人民承认喀布尔政权。”

第三，正如关于柬埔寨问题方面越南所做的那样，苏联使用外交手腕，企图欺骗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认为苏联是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事实是，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做出了努力，在联合国主持下的间接谈判在过去三年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一局势的实际情况是，苏联从未表示过愿意从阿富汗撤军的诚意。其目的在于获得对在喀布尔扶植起政权的承认和巩固其在阿富汗的地位。当在日内瓦的间接会谈仍在进行而就在此时此刻在阿富汗的东部和南部省份对人民所进行的疯狂军事进攻和屠杀清楚地表明，侵略者事实上是在寻求一种军事解决办法。这些所谓谈判不过是敌人企图要逃避世界的谴责。

尽管联合国一再做出结束它们侵略罪行的公正和正义的呼吁，苏联和越南仍然分别在阿富汗和柬埔寨不断犯下滔天的罪行。在这方面，它们同种族隔离政权没有

什么区别；尽管联合国做出了无数的决定和通过了无数的决议，那个政权继续对南非黑人多数和纳米比亚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在执行人权委员会第1984/55号决议中，特别报告员埃尔马科拉先生已起草了一个关于在阿富汗违反人权事件的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供了大量关于对贫民的轰炸和屠杀、使用毒气、报复和恐怖主义行径、对政治人物施加酷刑和阿富汗无家可归人近况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它还向我们透露，由于苏联占领，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或称之为知识界的精华离开了该国家或失踪。自从1981年以来，所有15岁以上的年青人都被动员参军。由于它们在过去6年中没有能够消灭民族抵抗运动，现在侵略者正在进行更为密集的轰炸，这导致了更多贫民的死亡和大幅度农业生产减产，很可能带来死亡和痛苦的饥荒局面。

根据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可靠消息，自从苏联入侵以来，已经有一百多万阿富汗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大约七万人，特别是儿童被地雷或象钢笔或小玩具这类表面没有危害的饵雷炸残废。对阿富汗人民的侵略战争同对柬埔寨人民的侵略战争是一样的：这是一场由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比以前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战争更为野蛮，因为这场战争是为了通过消灭该国全体人民和抹煞其民族特征来吞噬整个国家的领土。

由于苏联的野蛮进攻，大约有8千到9千的阿富汗难民每月来到巴基斯坦。据估计，难民的总数已达4百万，其中有3百多万是呆在巴基斯坦的；国际社会高度赞扬巴基斯坦所采取的人道主义政策并高度赞扬其尽管在过去6年中承担了沉重的负担，但仍然决心继续捍卫公正、自由和真正和平的原则。由于前线国家所面临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的类似局势，巴基斯坦和泰国由于对这场战争受害者人民的同情和援助，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敬仰。

尽管敌人加强了犯罪行为，阿富汗人民及其自由战士的斗争继续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由克格勃指挥的喀布尔秘密警察卡哈德的特务们的渗透、破坏和可笑的活动

没有能够阻止阿富汗南部各种政治倾向的主要抵抗运动在今年5月组成一个称之为阿富汗自由战士伊斯兰联盟的共同阵线，来协调它们的战略和组成对反击侵略者的共同指挥。

苏联不仅没有能够控制住东部和南部省份，即使是在首都喀布尔、总统官邸、无线电电台、机场、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顾问居住区也不断遭到自由战士火箭的袭击。潘杰尔山谷几乎已经完全被自由战士控制。乡村区带属于抵抗主义者。占领者即使是在城镇也不感到安全。

傀儡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士气不断下降，叛逃的事件不断上升。即使是在苏联内部，由于侵略军的死亡数目不断增加，在人民中间不断增长不满和反对情绪，但事实是，他们是没有权利来公开表达这种情绪的。

在今年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请允许我代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人民重申我们对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斗争的不懈支持与声援。我要援引民主柬埔寨主席罗诺敦·西哈努克亲王在纪念《给予殖民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25周年时发表讲话的话，这段话作为第 A/40/707/Add. 1 号文件发表和散发。他指出：

“自1955年加入联合国以来，柬埔寨就尽一切努力支持和鼓舞世界上一切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人民的斗争。在至今为止的近7年时间里，我们都被迫进行自己的斗争，反对新形式的统治、侵略和外国奴役。这一新的幽灵声称自己支持对人权的尊重，不屈不挠地捍卫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平与国际安全，然而，这一幽灵却将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践踏在脚下，发动了侵略战争和进行种族灭绝，破坏各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威胁到了各国人民十分珍惜的权利。这一幽灵被称为霸权主义或扩张主义，反映在赤裸裸地践踏有关人权的所有国际文书。这些破坏人权的行为表现形式是破坏各国人民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取得的成就，进行屠杀、强奸、酷刑、监禁、宗教上的不容异己，人为制造饥荒作为实行种族灭绝的武器——所有这些都是以新的幽灵狂妄野心所造

成的灾难，这一幽灵是难民大规模外流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主席亲王阁下于今年十月在此所作的发言中指出：

“我们再次对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和英勇的圣战者表示兄弟般的支持和声援，他们正在进行的斗争同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致的；我们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敬佩心情，对他们反对苏联侵略和占领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表示热烈地祝贺。确实，阿富汗人民永远不会被征服，阿富汗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依然是苏联军队完全从阿富汗撤出，以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履行自己的自决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根据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形式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做出决定。”（A/40/Pv. 18，第15页）

我国代表团怀着这种感情，坚决地支持关于阿富汗形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决议草案A/40/L. 11。自从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联合国就一直拒绝接受在这两个国家制造的既成事实。我们相信，联合国将向在对待其以越来越多的多数通过的有关柬埔寨局势的A/40/L. 7决议草案一样，增加对决议草案A/40/L. 11的支持。大会应当让区域一级和在全球进行活动的扩张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知道，国际社会将不会接受以新形式的外国统治和压迫来取代以行将从地球上消失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李鹿野先生（中国）：自从1979年阿富汗遭到外国的武装侵略以来，这已经是第七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专门审议阿富汗局势问题了。但是，外国军事占领当局却年复一年地置联大决议和国际舆论于不顾，不仅拒不撤军，而且不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残酷地镇压阿富汗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数十万阿富汗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杀。无数民房、学校、清真寺被摧毁。田原荒芜，生产下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处境。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往他国，流落异乡。与此同时，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还在入侵者的支持下，频繁地侵犯巴基斯坦的领空，对和平居民进行狂轰滥炸。

一个超级大国凭借自己的强大军事实力，对阿富汗这样一个弱小的、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实行武装占领，并且长期赖在那里不走。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违犯和肆意践踏。它不仅侵犯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严重威胁亚洲的安全与世界和平。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局势的严重关注。

继第37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要求外国占领军撤出阿富汗的决议之后，第15次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和第26次世界穆斯林联盟委员会会议等都先后发表声明和决议，对阿富汗遭受侵略表示关切，要求外国侵略军立即撤出阿富汗，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尊重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这充分反映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大多数国家的代表为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就这个问题所做的发言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坚持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已经6年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生存，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已使整个阿富汗成为抗击入侵者的战场。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斗争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迷信武力、以强凌弱、用军事征服称霸世界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不管给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做如何漂亮的装潢，都是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也必将为历史所唾弃。

中国是阿富汗的邻国。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历来和睦相处。1955年两国正式建交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得到不断地发展。外国军队侵占阿富汗不但威胁亚洲的和平，也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外国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占领，一贯主张彻底贯彻联大有关阿富汗的决议，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走外国军队，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让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保证阿富汗人民安全地体面地返回家园。

我们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

至今苏联当局拒绝撤军，并强迫别人承认它们侵略扩张的既成事实，从而严重阻碍了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我们认为，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确保有关这一问题的联大决议的贯彻执行。在政治解决过程中还应充分听取和反应正在抗击侵略的阿富汗人民的意见。

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谋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做了不懈努力。我们支持巴基斯坦坚持联大决议和坚决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正义立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了妥善安置和救济数百万阿富汗难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伊朗政府和人民也为救助阿富汗难民做出了贡献。它们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的赞扬和钦佩。

今年，为了继续谋求阿富汗问题的早日解决，巴基斯坦和一些其他国家又提出了“关于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反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代表团赞成这项决议草案，并且呼吁各国给予支持。

斯坦格兰德先生（挪威）：阿富汗的悲剧性战争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持续的时间。苏联继续占领阿富汗，尽管大会多次呼吁撤出外国军队。每年针对阿富汗人民抵抗运动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每次升级都造成大批阿富汗难民逃往邻国。

苏联入侵并占领阿富汗严重地违反了各国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任何国家都决不能接受违反国际法既定原则的用武力造成的局面。特别是对挪威这些小国来，国际关系的原则得到尊重极为重要。在阿富汗这些原则没有得到尊重。

每年看到阿富汗人民继续遭受苦难，听到阿富汗社会分崩离析，我们感到特别痛心。在残酷战争之后发生的饥荒已经造成了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难民问题：4百万阿富汗人逃离家园，2百万难民在阿富汗国内流离失所。这种局势不能也不应该继续下去。

然而，尽管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已经做出了不懈努力，谈判解决方面仍然未取得实质进展。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就日内瓦会谈的格局早些时候达成了协定，双方都相信政治解决是可能的，谈判程序方面的僵局阻碍了外交进程。我国政府与秘书长同样感到遗憾和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再次努力实现和平解决。

我国代表团认为，阿富汗问题的核心是苏联侵略者不愿认真地看待撤出军队的问题。如果不为全部撤出外国军队规定一个时间表，我们就无法看到阿富汗人民苦难的结束。我们再次敦请苏联果断地做出贡献，采取结束其对阿富汗占领的步骤。我们也请苏联认真地考虑全面解决可能会对其他的重要国际问题带来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东西关系的积极影响。喀布尔当局也必须知道，在几乎6年的战争与破坏之后，它们要征服阿富汗人民的企图仍然没有得逞。

阿富汗难民安全地和体面地返回家园的权利是一项解决方案的基本内容之一。这只有通过贯彻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的另外三项内容才能够实现：外国军队全部从阿富汗撤出；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阿富汗人民自决。

我国政府也对苏联军事入侵对该区域形势的不利影响表示担忧。沿着巴基斯坦边界反复进行的武装进攻违反了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我们强烈敦促进行克制，避免冲突的升级。

巴基斯坦脆弱的状况令人十分担忧。除了边界和领空遭受侵犯之外，巴基斯坦境内拥有当今世界最大人数的难民，进而担负着巨大的负担。巴基斯坦当局和巴基斯坦人民处理将近3百万难民流入的努力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我愿向在这一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救济活动的组织表示敬意，特别是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赞扬它们为减轻阿富汗难民的苦难而做的努力。在过去5年中，挪威提供了1.75亿挪威克郎，相当于22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只要情况需要，挪威将继续支持救济工作。

布奇先生（意大利）：在这场辩论中，卢森堡代表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欧洲共同体十个成员国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意大利赞同和支持这些意见。

大会已经第七次讨论阿富汗问题。大会已经通过一系列决议，就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全面的原则，表达了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继续深刻地关切。人们一再发出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副秘书长不懈努力地使有关各方参加一场有意义的对话。

尽管如此，危机丝毫没有减缓，而阿富汗人民的悲剧却在继续进行。苏联的占领在继续。今天，阿富汗的局势依然是自由和基本人权遭到践踏，人民遭受极大苦难，3百多万难民因外国入侵而被迫在邻国寻求避难。而且，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日益增多的侵犯，空袭、轰炸造成巴基斯坦领土内许多人死亡。

我们认为，巴基斯坦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我们支持根据《宪章》的原则和有关联合国决议，实现一项政治解决。为此，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关注秘书长最近的斡旋努力。我们注意到，在日内瓦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第四轮和第五轮决定性会谈结束时，在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国际保障和难民返回家园等问题上取得的技术性进展。然而，关键的政治问题主要是外国军队撤走的问题依然有待于解决。我们期望下一轮谈判能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取得进展。

根据我国政府一贯支持的原则和我们过去的立场，意大利同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一起毫无保留地支持A/40/L.1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我们坚定地希望，大会中绝大多数的国家能赞同这一决议草案。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国家赞成建立一个独立、不结盟的阿富汗，使阿富汗人民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午7时15分散会